

民俗采风

往事如昨

六月六的“兔儿爷”

刘甲凡

在我们家乡，农历六月六通常被说成是为“兔儿爷”过生日。关于这一习俗，在1990年版《牟平县志》“节令习俗”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农历六月，是秀谷之期，有‘六月六，看谷秀’之说。每年六月六，民间多吃肉包子，故又有‘六月六，打开馒头（包子）一包肉’之谚语。传说六月六为‘兔生日’。‘丰年多黍多稌’。‘黍、稌’二字统指黍、稻、谷、稷、稗等禾本科作物。此类作物多于六月间结成胞粒，所以有‘稌生日’之说，以后就讹为‘兔生日’了。”

除了《牟平县志》的记载，在民间还有这样一个传说：世间万物都是女娲氏创造出来的。从正月初一开始，她每一天都创造一种生物。正月初一造出了鸡，初二造出了狗，初三造出了猪，初四造出了羊，初五造出了牛，初六造出了马，初七造出了人，初八造出了谷。并且立下规矩，在它们诞生的日子里，为它们隆重庆贺生日。

又过了好些年，女娲氏创造的生物越来越多，事务繁杂，有点管理不过来，就决定不再给它们过生日了。可谁也不曾料到，这个决定把“兔儿爷”惹火了：“既然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天空下，凭什么给它们过生日，却拿我不当盘菜！”“兔儿爷”是个暴脾气，一发狠，把眼睛都气红了。随着龇牙咧嘴一通咆哮，居然把上嘴唇也撕裂了。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看看女娲氏还是不理睬自己，“兔儿爷”就一咬牙一跺脚：“罢、罢、罢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！”从这天开始，“兔儿爷”就和女娲氏唱起了对台戏，率领着它的兔子兔孙们专门到农田里祸害庄稼。这样折腾了些日子，女娲氏无奈之下也只得迁就它，就把六月六作为“兔儿爷”的生日，并告诫它自此不得祸害庄稼，违者严惩不贷。就这么着，六月六为“兔儿爷”过生日的习俗就一辈辈传下来了。

早些年，家乡人过六月六，最讲究的是吃一顿芸豆猪肉馅的发面大包子。生活艰难的年月里，人们都盼着咬开包子就能吃到满口的肉，于是就有了“六月六，看谷秀，碗大小的包子拳大小的肉”这样的期盼。同时，还留下了“六月六的包子——只要有肉不看褶”这么一句歇后语，意思是看事情要注重实际，不要只看表面文章。

除了吃包子，家家户户还要蒸面兔为“兔儿爷”庆贺生日，谁家也不敢怠慢，否则，“兔儿爷”就会带着兔子兔孙祸害你家的庄稼。到了六月六这一天，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就会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”，用白面做成各种形状的兔儿爷——切出一对长耳朵，用红小豆做眼睛，用红萝卜贴出一个小三瓣嘴儿，再捏一个小短尾巴，做出来的兔子，或蹲或跑或躺，或两只相傍，或大兔子背着小兔子，形态各异，妙趣横生。

我妈妈的一双手很灵巧，她在揉面的时候会掺进去一点百合花的花粉，把面染成淡黄色。蒸熟后的“兔儿爷”，有的白白胖胖，有的娇黄娇黄，喧腾腾的，

憨态可掬，十分可爱，令人送到嘴边都不舍得下口去咬。

我是1951年出生的，属兔。听妈妈说，我是早产儿，出生时重量才五斤二两，又小又瘦，体质很弱，时常闹病。妈妈怕我养不活，曾找东村曲姓盲人命相先生为我算过命。命相先生说我属“跑山兔子”，一生运势崎岖，若要求得平安长寿，除了自身的生日，必须每年六月六这天陪着“兔儿爷”再过一次生日，这叫“重生”，“万万不得掉以轻心”。打这开始，妈妈谨遵命相先生的告诫，每年六月六，都会为我蒸一只又大又漂亮的“兔儿爷”庆贺生日，年复一年，直到妈妈88岁去世。儿子能平安一生，成了挂在妈妈心尖上的头等大事。这其中，有两次六月六的“兔儿爷”让我没齿难忘。

我9岁那年，村里人还在一起吃大食堂，家里连做饭的锅都没有，至于六月六吃“兔儿爷”这件事，我连想也没敢想。可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妈妈不但为我做出了“兔儿爷”，居然还是在铁板上烘烤出来的。

六月六那天，我妈妈告诉食堂司务长德政大叔，说是家里的花纸顶棚破了几个大窟窿，夜半时分老鼠都掉下来了，想用饭票换一点面粉打糰糊，把那几个窟窿补起来。德政大叔收了妈妈一两饭票，随手给了妈妈一碗黑乎乎的面粉。

等天黑下来，妈妈用凉水把那点面粉调成了面团，一转眼的工夫，又把面团捏成了一只小巧的“兔儿爷”。因为锅灶上没有锅（灶洞用高粱秸秆穿起来的盖帘盖着，上面还蒙着一条旧麻袋），妈妈在院子里用石头支起一块薄薄的铁板，在铁板下面把麦秸草点着了。等铁板烤热后，妈妈用一根细细的木棍把“兔儿爷”挑起来，在铁板上一刻不停地翻动着，时候不大，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就在院子里弥漫开来。尽管烤熟的“兔儿爷”黑乎乎的，可咬在嘴里又香又脆。我敢说，那是天底下最美味的烧烤。

再后来，我长大成家了，可每年六月六这一天，妈妈都会为我蒸一只“兔儿爷”，从没忘记。1989年，我带着施工队在离家千里之外的胜利油田施工，整天忙得昏头涨脑，像六月六吃“兔儿爷”这样的事早就忘到脑后了。可怎么也想不到，六月六过了三天，公司的汽车送来了施工设备，驾驶员还给我捎来一只漂亮的“兔儿爷”。他告诉我，我妈妈让人把“兔儿爷”交到了公司经理手里，要他一定要想办法捎给我。千里之外，咬一口妈妈亲手蒸的“兔儿爷”，我的眼泪哗哗，一个劲儿直流，好长时间也停不下来。

自打妈妈去世后，每年的六月六，我都会和老伴按照妈妈的套路，蒸上几个活灵活现的“兔儿爷”，出锅后，恭恭敬敬地供奉在妈妈的牌位前，借此表达对妈妈不尽的思念。

在我们家乡有这样一句俗语：“一亩地要块场，一百岁要个娘”，回过头想一想，可不是么，有妈妈疼爱的日子最幸福！

“木兰”伴我去创业

王丹星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买了一台木兰50摩托车。

当时，烟台流行的幸福、雅马哈、本田等摩托车，多为男式的，适合女性骑乘的踏板车较少，即便有，动辄上万元的价格也令人咋舌。充斥烟台大街小巷的有一种嘉陵摩托，不足千元的价格十分亲民，受到男性工薪一族的青睐，但其粗犷的外表令许多爱美的女性望而却步。正在我犹豫时，济南轻骑厂推出了一款木兰车型。此车小巧轻便，车身呈流线型，又是踏板车。它虽然没有进口车发动时强劲有力的“呼呼”的声音，但城市道路平整，排量小反而在安全与灵活性上更能体现出它的价值。当然，最主要的是它价格适中，3500元左右，得到众多都市女性的喜爱。

驾驶摩托车要有驾驶证。我到交警队培训班学习了大约一周。学习分两个阶段，先是听课，学习理论。我长这么大还从没学过交规。我理解力差，只能死记硬背，算是补上了这一课。然后上实习课，那年我38岁，操控起来明显没有年轻人灵活，我只能多多练习。在毕业考试中，我把最难的绕竹竿完成了，一根竿也没碰到，从而取得了驾驶证。

说老实话，我平日骑自行车都不利索，遇到人多的十字路口，往往选择下车推行。猛然要骑摩托，步子迈得确实有点大。父母强烈反对，理由是我岁数大了。当时流行这么一句话：“现在，烟台第一代摩托车手剩下的不多了。”意思是骑摩托车易带来生命危险。丈夫也因为这点，不持积极态度，连上小学的女儿也反对。

我铁下心要买摩托车，有我的道理。应该讲，我们之前熬的苦日子太久了，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新希望。记得我与丈夫当时定下的原则是：为女儿攒够上大学的钱。当时社会上提倡从事第二职业，也的确有不少人因此改变了命运。刚刚在文艺创作上有点起色的丈夫，受这种大潮裹挟，放弃了他的文学爱好，没有半点经验与资源的他居然也做起了“对缝”（中介之意）的买卖。我的一个朋友，辞职干起了商业保险推销员。签约一单，推销员便会有一笔不菲的佣金入账。朋友能说会道又肯干，她骑着一辆摩托车，这门进，那门出，很快便赚到第一桶金。我也想创业，可缺乏停薪留职或辞职的勇气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干。如此这般，时间便显得尤为宝贵。跟自行车相比，摩托车省时省力、方便快捷，极符合那句“时间就是金钱”的口号。

另外，买摩托车似乎也成为那个年代的时尚，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出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

度。看！女性骑在车上那风驰电掣、长发飘飘的样子，又潇洒又拉风，这也是我买摩托的另外一个原因。但推销起保险来，自己人脉差，加上笨嘴拙舌，辛辛苦苦几个月，力没少出，也没做成几单。事实远不是朋友所说的“干保险是用麻袋装钱”那么邪乎，我萌生退意。

舅舅家的表哥听说此事，建议我推销挂历。他停薪留职后，干卖菜的营生，用他的幸福250摩托，每天从城郊拉菜到城里卖。此车笨重，发动起来声音“突突”的，屁股冒黑烟，但好处是劲大，上个三四十度的坡毫不费力，特别适合跑农村的坑洼路面，是买卖人的用车上选。蔬菜有季节性，淡季无事可做时，他便替新华书店做推销挂历的营生。

那时的挂历，特别是明星挂历，是每个家庭春节必备的东西之一，属于地地道道的刚性需求。推销挂历和干保险差不多，门槛低，也不须什么特长，不用个人垫资，可谓“空手套白狼”。最可贵的是佣金可观，推销一套，商家差不多能返三分之一的利润。

挂历虽过年时才送，但因为市场竞争激烈，征订工作过完上一个春节就要开始。我利用休息时间满世界跑，不光在市中心，还到黄务、只楚、初家等一些乡镇去。冬天，特别是遇到风雪天，摩托车快，你起速，风雪也起速，雪不断向脸上疯狂扑打，有时眼睛都难以睁开，骑在车上，不一会儿便会感到手脚被冻得麻木。夏天，日头明晃晃地悬在头上，如火盆炙烤，不长时间，人便会汗流如雨，衣服湿透，我的脸也晒得特别黑。不光如此，摔的跤也不计其数，特别是刚干那一阵，骑艺不精，身上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福临沂，为贪图近便，我走竹林路。那时的竹林路很窄，而且一溜的上坡，骑到一片松林处，恰巧一边又是悬崖，我便有些心虚。刚过立秋不久，薄雾就早早随秋意弥漫到了整座山梁。我一时视线模糊，撞到了一棵树干上。好在是上坡，车速慢，加上我戴着头盔，虽然摔倒了，膝盖也破了，人无大碍。车的电路撞坏了，我推着车，一瘸一拐地坚持把事情做完。尽管如此，我不在乎，只要有订单，遭再大的罪我也高兴。

我喜欢红色，认为红色是我的幸运色，我的“小木兰”也是辆色彩鲜艳的红色摩托车。很多时候，我两腿往地上一支，危险与麻烦便与我擦肩而过。我从不让它遭受雨淋日晒，回家就搬进小棚里，还定期为它上油、擦拭、打上光蜡，让我的“小木兰”时刻保持亮铮铮的容光焕发的模样。

飞转的车轮带走了岁月，也书写出我的人生故事。